



聚焦文学新力量

当代中国青年作家创作实力展(2)

简默,1970年生,本名王忠,已发表散文、诗歌、小说等300多字。散文集《活在时光中的灯》入选《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》2009年卷。作品有《一棵树的私语》《身上有锈》等,曾获第四、五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,山东省第二届泰山文艺奖(文学创作奖)等奖项。

记忆之刃的精神行走

□卢衍鹏

简默的散文行走于记忆之刃,充满了“精神”的质素,成为其作品中最具魅力的内核。简默散文的艺术创新是基于对生命的感悟、对生活的感恩和对文化的坚守,不仅富有“精神”,而且在“精神”的方向、厚度和高度上自成一家,做到了“向下”和“向上”的结合——目光“向下”,关注生活,踏实创作;精神“向上”,仰望星空,大胆创新。简默散文经历了长久的沉淀、打磨和碰撞,使其扎根于大地,发轫自真心,对生命意识、人间世态、社会世俗、思想文化等进行了深度体验,达到了较高的艺术境界。简默的精神行走,既是踏实、痛苦的精神拷问,又是刺激、冲动的精神绽放,还是冷峻、深刻的精神批判。

在追问生命中拷问精神

简默散文执著于对生命和生活本色的书写,实际上是一个探究灵魂和拷问精神的过程。简默在观察生命的变化中积累了丰富而敏感的审美体验,生命作为创造主体观照的对象,为简默散文的精神世界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时间。

在追问生命中拷问精神,是简默散文对生活的独到体悟,在博采众长中融会贯通,以新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为基础,进行新的艺术创造和精神升华,从而形成独特的“精神”亮色——这是简默散文对生活的艺术提炼、对生活的大爱无言、对生命记忆的审美升华。最能体现这种体验和思索的是《三盏灯》《三棵树》和《三张床》,几种不同的事物就是几种不同的生活,各有其生命世界和精神色彩。《三盏灯》从童年的煤油灯写起,写到过年前后家门口的红灯,“灯”是爱、是生命、是责任。“三盏灯”是母亲、是妻子、是儿子,是我的前生,现世和转世。《三棵树》将树与人的关系紧密联系起来,树连接着故乡,蕴含着童年,留住了城市的根。更为重要的是,父亲栽下的树,“有着他的体温与气息”。父亲的离去,让之前与“我”无关的树,变得亲切而感伤。《三张床》写了不同时期、不同材质的床,床承载了童年、青春期和爱情的记忆,童年的床上铭记了父爱无言,少年的床上隐藏了青春的懵懂,青年的婚床上孕育着崭新的生命。“灯”、“树”和“床”,共同支撑起简默散文对生活的心灵记录,在流水年华中激起一片“精神”的亮色。简默散文中经常出现“我是幸运的”,这是对生活的无限感恩,是对亲人的拳拳依恋,是对爱的不懈追求。

精神的拷问,是简默散文对生命的艺术展示。如果仅限于对生活的外在描述,简默散文无法达到一定的高度和深度。可喜的是,简默散文没有止步于生活的外层,而是深入到生命的肌理,挖掘出生命的深刻含义。《医院》《生命凋零》等作品,不仅综合了死之诡异冰冷和生之绚美温暖,而且承载着父亲的职业和病痛,更是开启了生死的哲学之门。《医院》写当医生的父亲给了作者关于医院的全方位启蒙,也是医院开出的诊断书让父亲深陷病床。简默将医院看成生与死的交汇,既有希冀与满足,也有无奈和失落,让人既爱又恨。《生命凋零》延续了对生死的思考,简默细致

地描述了关于身体的两次疼痛,一次是健在的父亲在身体上为其驱赶和缓解疼痛,另一次是天堂的父亲在精神上帮助其制止疼痛。生命后期的父亲,要面对手术、病痛和死亡,“他告诉我们说昨晚走了一个,今天又没了两个”……“他说‘我死后……’,父亲说出了那个词,坦然直面了它,战胜了它”。简默对生死的思考来自父亲面对死亡时本能的紧张和理性的坦然,来自对身边或熟悉或陌生的人们离世的感慨,来自菜市场的农妇说的一句话,“人就像一瓣瓣大蒜上的一个个蒜头,揪一个少一个”。《芋走天堂》写父亲的“新家”——墓地,那是父亲的天堂。上坟、迁坟、安魂,泥土成了真正的棉被,平日给父亲送钱纸、儿子降生向父亲报喜,这是生死的交流,也是爱的传递。《去北山给父亲送书》写清明给父亲上坟。在简默眼里,父亲的一生简单而执著,生的时候父亲给“我”送书,离开后“我”给父亲送书。送的书不同,心却一样,都是热爱生活、珍惜生命。

在青春冲动中绽放精神

简默的散文暗含着一种冲动,一种生命冲动,青春冲动,活力十足,汪洋恣肆,不可遏制。青春冲动来自原始的本能欲望,来自对庸常生活的反叛,来自对日常规则的背离,甚至被看成是非正常的精神错乱。但是,青春冲动又是不可或缺、弥足珍贵的。简默散文的精神结构,一头链接着亲身经历的日常生活,一头链接着审美精神的艺术世界,实现了在青春冲动中绽放精神的艺术效果。

青春冲动源自生活,又试图超越现实,简默散文中的青春冲动,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另类精神。《篡改》写几个疯子:袒胸露乳的女人、用刀捅领导的教师,指挥交通的男人、精神病院的特殊病人,他们因偶然的打击而改变了人生轨迹,进入无法返回的“非正常”序列。同时也映照出所谓“正常”世界的阴暗和猥亵。《声音》描写了粉笔摩擦黑板、铁锹撞击石块、冬夜暖气滴水、待宰羔羊哀嚎、烙铁入水、雨滴触擦等声音,这些常见的声音击中了简默敏感的内心,绽放了审美精神。《青春期》写校园时期的青春年少,涉及1982年的东方机床厂子弟学校、1983年的物探队子弟学校、1984年的郭城中学、1986年的实验中学、1988年的郭城广播电视台大学等,内容包括打闹、恶作剧、早恋等。青春冲动是剩余精力的肆意释放,是真假难辨的“性丑闻”,是身体与精神交织的神秘之地。

青春冲动还是比较单纯的,一旦掺杂了各种杂质,就变成了欲望冲动,这种欲望不仅是个人的,更是社会的。《煤城词典》写煤城的窝、窑、炭、湖、矸石山、铁道、烦恼、人、速度、表情、声音、夜与昼,深层地表现了人与自然、社会、他人的紧张关系。煤是乳汁,滋养了城市和人,挖煤产生了湖、矸石山、铁道、速度,也产生了烦恼、烟囱、表情,分离了夜的狂欢与昼的卖命。简默在讲述煤,煤说出了简默的心声。《沿河市场》写自发形成的市场,商贩、公安、城管、顾客等博弈其中,勾心斗角、尔虞我诈。也许生活就是如

此,混乱而平静,滑稽而真实。《一路鼾声》《挑刺儿》写日常的打鼾和挑刺儿,简默笔下的鼾声是身体的凯歌和梦的点缀,一根刺带来深刻的疼痛和警惕,让人从冷漠中惊醒,教人以宽容和理解。《身上有锈》写一个不经意造成的伤口,提示着被人们忽视的生活部分——“告诉我们:你是一块会生锈的铁”。简默散文中的欲望冲动虽然是日常的,但也是坚硬的,人产生欲望,又能控制欲望。简默的散文告诉我们,如果没有精神的提升和指引,生活就会陷入欲望的泥潭。

在反思生活中批判精神

简默的散文既不是绝对世俗化,又不是绝对理想化,而是立足现实、反思生活,展现出难得的批评精神。简默散文是现实的、社会的和生活的,充满着人间气息和世俗关怀,包含的是对普通人生和生命的低吟浅唱。

简默散文注重从凡人小事中反思生活,以批判的视野写出了普通人尤其是底层人的日常生活和喜怒哀乐。《请把泥土带回家》《扛一株玉米进城》写菜贩与农民的不同,真正的农民身上散发出泥土的气息,泥土根扎大地,藏身于生活的角落。土地隔开了城市和乡村,让城里人心虚地骄傲,让乡下人真实地自卑,但土地是无法带走的。简默发出深情的呼唤:“请把泥土带回家吧,这是我们最初的根本,也是最终的归宿。”《草木萤火》写偶遇30年没见过的萤火虫,滥用农药让萤火虫成为遥远的记忆,让人用“天外来客”的眼光看待这一本来无奇的虫子,惊喜、惊奇和困惑写在老年人、青年人和少年的脸上。简默告诉我们,童年只可追忆,现实只能面对。

简默散文关注现实,强调人情化和人性化,他的批判精神是一种大爱精神。《一个两个甜》写管理死角的小商贩们各显其能地讨生活,论个卖西瓜的瓜农引起关注,人们先是猜疑,后是争相购买。简默发现,“一个两个甜”虽然出自不善言辞但内心丰富的瓜农,但让“卖西瓜的一不小心成了诗人”。《回味》包罗万象,糍粑、折耳根和盐酸菜,红茶菌和包谷粑,老冰棒和棉花糖,都属于童年的记忆,这是对民俗人情的书写,是对传统文化的礼赞,充满了对历史、对未来的思考。《皮包火焰》《辣到心尖》写辣椒和蒜,这些日常饮食成为简默思考生活的窗口。在简默看来,辣椒是断乳的利器,是母亲的乡愁,是敢爱敢恨的奇女子;蒜是杀毒武器,是儿子的玩具,蕴含了生活的哲理。《路上的它们》聚焦各种动物,精彩之极,以至于我只需列出下列标题,就可窥见其别出心裁——《灰鹅进城》《路上有羊》《水葬的蜻蜓》《怀念蛙鼓》《蝴蝶之爱》《癞蛤蟆的幸福》《黄鼠狼驾到》《一尾临刀的鱼》等等。这些动物被活灵活现地请上艺术的舞台,它们或者可爱,或者可恨;或者幸运,或者悲惨;或者美丽,或者丑陋……在简默笔下,各有自己的命运,各有自己的精神。

简默的散文巧妙地行走于记忆之刃,具有精神的向度和高度,它不轻浮、不怪异、不虚无,而是脚踏生活大地、植根现实土壤,发自真实内心的创造和升华。简默散文的精神指向明朗高尚、真诚单纯,代表了一种清新、自然的文风。

创作谈

东西南北中,如五指并蒂,各据一方。

我独命中注定与南方有缘。

50年前,父亲医专毕业,怀揣着热血沸腾的理想,自济南乘上一列绿皮火车,历经数天数夜的辗转与颠簸,来到黔南山城一个叫东方机床厂的三线工厂,开始了他的三线建设岁月。就像当时眼前一穷二白的面貌一样,那时他想象不到,在长途跋涉之后的随遇而安将会给他未来的生活埋下怎样的伏笔,又将如何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他命运的走向。

40年前的一个夏日,我落生了,成了千千万万将脐带埋入这片土地的三线子弟之一员。打我记事起,我看的一切,记住的一切,都像黑白照片一样,单纯、明朗、清晰,不因时光淘洗而褪色,不因记忆更迭而流失。那时我每天走在通往大自然的路上,眼睁睁地看着一片片高低参差的稻田,注入了水,插上绿油油的秧苗,拔节,抽穗、开镰、扬穗,最后入仓。这是一株水稻生长的全过程,多么像一个人成长的过程啊!一株水稻,靠天生长,而易举地过完了一个人的一生。从开秧门到落地收场,在短短几个月里,它以或饱满或空瘪的收成,浓缩了一个人的生死。我当时可没想过这些,净琢磨着怎样捉稻田中与水稻相伴生长的鱼,扛着大扫帚踩着田埂找寻着水域铺蜻蜓,躺在田垄上头枕苜蓿和青草望云卷云舒……或者

者沿着崎岖山路去爬馒头山,采漫山遍野点亮自己的映山红,掐一节麦管吮吸山茶花蕊甜甜的秘密,攀上半山腰谛听大水塔轰隆打雷似的心跳……那时没有做不完的作业,也无需借着月亮和星星走上下学、下学的路上,每天睡眠充足,精力旺盛。下午早早地放学后,我将脖子上的书包随便一丢,走不了几步,面前就是被稻田和鱼塘交替分割的大自然,那时父亲疲于各自的工作,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管我,也不怕我有什么危险,对我身处的每一个地方、做出的每一个举动都那么放心,至今想来恍若不可思议。譬如我10岁时,为了拣拾烟标,曾一个人沿着湘黔铁路一直向前,走了很远,然后下了铁路,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山洼里。我那时就是一个疯孩子,自由自在,无拘无束。对比眼前一天一天地长大的儿子,他的每一天都被挤压成了流水线上滴下的方便面,仿佛永远有做不完的作业,两头借着月亮和星星走在上学和下自习路上,哈欠连声像鱼需要氧气一样渴望着睡眠,我的心头常常泛起黑潮似的悲哀和心酸。更荒诞的是,我不由分说地替他担忧,怕他出门遇到坏人、被车撞到,去湖边玩怕他溺水,去爬山怕他从高处跌下,每天祥林嫂似的叮嘱他“路上注意安全”。儿子像生活在玻璃罩中,这罩属于那些所谓的纪律、守则和制度等,他在中间无所适从,疲惫不堪。我是幸运的,我在自己生命的起步中,拥有一些无忧无虑、被小小的野心和欢喜环抱的日子。

27年前的暑假,我追随染上乡愁的父亲,与母亲和弟弟一道,乘上一列被漆成春天颜色的火车,经过三天四夜罐头中沙丁鱼似的车上生活,被吐在了这座鲁南煤城。时光们仿佛贴面重合到了一起,这情景与50年前的父亲有些相像,不过他是单身一人,现在是一家四口。按照父亲描述的方向,我们一直向北方行进,最终却落脚到了北方以南,南方续起了我的前缘。那时我正值青春期,年轻得像一棵葱似的,青青葱叶比葱白长,我叛逆、狂妄、骄傲,像一枚时刻准备着引爆的“二踢脚”。我一路跌跌撞撞地行走在风雪中,渐渐地像一头被套上笼头的小马驹,在混沌和躁动中送走了自己的青春期。

20年前,父亲弃世。他是我的亲人中第一个远行的。我亲眼见证了他从患病到离开的日日夜夜,也陪伴了他试图挽救自己流沙一样失散的病体的日日夜夜。我第一次懂得了生的欢愉、死的艰难,也第一次体验到了阴阳两隔、生离死别、灵魂孤苦。在我和我的家族身上,接着又发生了许多故事,它们悲欣交集、聚散相依,浓缩了人间一切。故事永远在路上,即使是我这个讲述者灰飞烟灭,荡然无存……

从黔南山城到鲁南煤城,它们都是一枚8分钱邮票大小的地方,但它们却是我生命的起锚地,也许还将是终结地。在它们温暖而干净的襁褓中,我活过了自己的记忆,也簌簌剥离下了自己的心灵之锈。

□简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

默